

程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八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

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郃音台及夏之衰棄後

不務言棄去后稷之事而不以為務也棄子不窋音入失其官

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輯錄謂之尉李慶州安縣有尉李城亦謂之不

窋城孔疏云韋昭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

能復扶又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去土地

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音泰王徒居

岐山之陽自公劉至大王凡十世此用史記之說也世本謂后稷至古公二十餘世

與此不同或云當從世本輯錄金氏曰路史謂後生豳窋豳生豳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



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為榆公非研
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緝諸整十有二
世而生古公曾父史記以不窳為后稷子而又
缺辟方侯牟雲都諸整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
為十五世許氏曰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
餘年而十四世饒至文王十五世其亦謬矣
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
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蒞阼韓錄鄭氏
不能視阼階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
行入君之事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
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不先
文王也不繼二南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
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
以是始終之則補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
環而為治世矣

為去

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

周公之詩不入於雅風雅不同體也

不入於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為國王朝卿
仕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係特以七

月之故而為豳破斧以下又以此公之故而為豳
且公所食邑在豳岐之間豳者公之采邑也豳
與二南相為始終則尊周公與文王等矣韓錄
通釋曰七月而後附以鴝鵒東山者亦周公所
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豳狼跋豳在今邠州三
者衆人為周公而作之詩也

水縣

邠州今邠州豳之字為邠邠在今京兆

府武功縣

西安府並隸陝西

七月流火

叶虎

九月授衣

叶上

一之日觴

必發叶方

之日栗烈

叶力

無衣無褐

音曷叶

何以卒歲

或曰發烈

而歲不

如雪

三之日于耜

叶羊

四之日舉趾

同我婦子

彼南畝

叶蒲

田畯至喜

音後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

上此韓錄通釋曰凡詩中月數皆以流下也火大火

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

昏而火中堯典在仲夏月令在

李夏攝公當夏時以歲差求之當在五

至七月之昏

則下而西流矣

天傾西北故自東而西流九月霜降始寒

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

授者家長以與家人

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復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

二陽臨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

者放此二之日言一陽之月也日者是月之日也

詩主詠歌故變換成文若直言十一月十二月則不成文理非詩矣故張子謂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順文輯錄一之日至四之日皆以陽長而言之

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

候故周有天下遂為一代之正朔也

雖小而立國雖之大雅公劉可見况其地荒遠不能盡從中國其於月數氏人或自以意便數之循用既久自成一代

也之制也商不建丑屬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

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

也輯錄孔氏曰褐賦者所服耜田器也輯錄非起土之器易曰斷木為耜于耜

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上自我也

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

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替

矇朝夕諷誦以教之輯錄真氏曰周家以農事開國

之無幾王知小民之依不敢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

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

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將寒之時無所備則既寒之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

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

以田峻至而喜之也輯錄通釋曰治田早者二月而

田家長婦子則致餉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於

時不懈於力辨人乃不待勸而能然田峻所以喜也

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輔氏曰無衣無

心一田峻至喜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見其家人之

及時而盡力為人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

八章終後段之意爾解順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

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足而豫為樂

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於於

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則至

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者謂許氏曰凡事豫

則立七月之詩豫而已矣有天下國家者豫其所當

豫則無有不善矣○詩中以日言者雖為建子之義

其言上於陽而言然止於四之日者春日載陽春日

運運即辰月也蚕事必在季春故也建巳為正陽之

月不曰六之日而曰四月者蓋陰陽之生皆以漸夏

至一陰生非生於夏至之日謂至夏至之日而成一

陰也其始實自小滿之日六陽已極而微陰萌未

馴致而成故君子探其理於建巳推以月言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

反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戶反爰求柔桑春日遲

遲采繁祈祈反巨之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

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繁白

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蚕生未齊未可食桑

故以此啖音淡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燕公

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

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
 深筐以求釋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繁者衆而
 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
 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
 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
 悲也釋曰同歸者同親迎之其風俗之厚而
 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上下忠愛以裕及公子同
有親迎之禮女家歸妹而無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愆期之心所謂交相忠愛也
張子曰此章次於耕者重昏嫁本人情也釋曰解
解順曰趨事之勤秉心之厚此所以為俗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官葦蠶月條它耶桑取彼
 斧斨七羊以伐遠揚於宜彼女桑七月鳴鵙圭八

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賦也萑葦即兼葭也蚕月治蚕之月

王氏謂蠶長非一月故不指言

其月程子謂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愚按說皆當此正用其意而云然或引月令而專指為三

月則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也釜音穹斧斤受柄處也

輯錄隋國而長斨音長方釜遠揚遠枝揚起者也輯錄孔疏皆取

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輯錄小者曰女知小桑不

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輯錄蘇氏曰葉盡則條猗

猗其長也鵙伯勞也伯勞以夏至鳴應陰氣之動績緝也

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

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乎其成矣又當預擬來

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

以為曲薄曲薄所以獲蠶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

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

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

布輯錄王氏曰蠶生於陽氣之淑時故以倉而凡此

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為鮮

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

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

也此因在下者之情而上之所施者可見輯錄通

也釋曰至誠慘怛之情一施一報即所謂交相忠

愛者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

衣之意自首章至此皆以暑退將寒言之見

○四月秀萋於造五月鳴蜩於造八月其獲於造

十月隕于敏擇音一之日于貉戶各取彼狐

狸力之為公子裘叶渠二之日其同載績子管

武功言私其縱子公獻豸占年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輯錄爾雅云木謂之華草謂之

實者謂之英萋草名遠志也鄭氏曰物生於陽而成於陰

者也故物之成者自萋始蜩蟬也於五月寒蟬鳴蟬陰類也故鳴始

初鳴蜩者歲秋之漸輯錄王氏曰陽生則言日陰生

則言月然四月正陽秀萋言月何也秀萋以言陰也

四月陰生者氣之先至故也獲禾之早者可獲也正秋陰盛成

隕輯錄說文草木皮葉落墮地為隕黃氏曰

擇謂草木隕落也陰氣盛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貉

謂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也輯錄地官小司徒云

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注云續習而繼之
也謂之使不忘戰也推田獵與逐捕寇盜則正卒羨卒盡行續習而繼之
也謂之使不忘戰也推田獵與逐捕寇盜則正卒羨卒盡行續習而繼之

自四月純陽乾而歷一陰始四陰觀以至純陰坤之

月則大寒之候將至推陰氣之雖蠶桑之功無所不

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為

公子之裘也爾雅曰上言織薄於秋求桑於春其未足也于貉為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

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

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素和雞振羽七月在野叶

與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後五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

一八字起弓室珍熏許云鼠塞向墜音戶同嗟我婦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

始躍而以股鳴也蟋蟀秋鳴亦陰類也而變化不一

始於此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輯錄今絡繹虫是也

者莎雞是以翼鳴也字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空

音隙也隙穿孔也室塞反也向北出牖也墜塗也

音隙也隙穿孔也室塞反也向北出牖也墜塗也

庶人簞戶冬則塗之孔氏曰簞戶以荆竹織東萊呂

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輯錄索

尚矣文出大戴禮周特舉而迭用之耳舜協時月正

數其息棄三正蔡氏以謂子丑寅之建唐虞以前當

日為改歲在十月之下則非夏正之歲矣蓋以建寅

數之者時王之正朔也以故詩於卒歲改歲亦互見

候也當時民俗蓋兩用之故詩於卒歲改歲亦互見

謂舉而迭用之何也采子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

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

自有私記其時日者故三正皆曾用也按○言觀蟋

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

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墜戶以禦寒

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

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輯錄輔氏曰張子

深得其旨蓋人老則忘事周為計密解頤曰由動股

而至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室而至於

墜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為龜民於衣食之奉必

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

同之所以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此章

廣其愛也○六月食鬱及薁於六七月亨普庚葵及菽叔

八月剥普卜棗赤音十月穫稻叶徒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叶殖七月食瓜叶音八月斷壺九月

叔直七餘采荼音徒薪樗音徒食謂我農夫

章皆言所以為公上禦寒之計此章然後

自言禦寒可見其君臣之義尊卑之序矣

蟲之變化而陰陰氣之始終故以五月為始○凡事

豫則立七月之詩豫而已七月夏寒已豫矣驗斯蟲

於今年則又豫觀秀萋於四月則又為豫取明年在

賦也鬱棣屬菓音鬱又菓也音菓菓車下李菓即菓菜

名爾雅曰莖大葉菽豆也爾雅曰菽刺擊也爾雅曰刺擊獲稻以釀酒

也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爾雅曰眉壽

年若有毫壺瓠也爾雅曰瓠當音短孔疏眉壽者

供茹八月宜斷其藤令勿復食瓜斷壺亦去爾雅曰壺圃為

場之漸也叔捨也宜麻子也爾雅曰麻子以供食也茶苦

菜也樗惡木也爾雅曰樗用但可為薪故云耳○自此至卒

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路以終首章後段之意

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爾雅曰祭

必祝燕不徒燕祭而後有燕故併以祭言之瓜瓠首

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爾雅曰茶

寒物運熟至六月始食新味也故以六月為始爾雅曰

陳氏曰取繼以為私取耕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

美者養老惡者自養長幼之義明矣解頤曰此章當

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奠之食葵菽之意則非以

而春酒之為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

為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宜之叔祭之菜樗之蔬皆

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為常食矣然則果

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病奉賓祭之意多

瓜瓠直茶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為常食於以見

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而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

美味以助之此幽人之老所以無宋饑也歟

○九月築場圃爾雅曰十月納禾稼爾雅曰黍稷重

直容糝音六未麻菽麥叶訖嗟我農夫我稼

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予茅宵爾索綯爾雅曰亟

紀力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

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
 之於場也禾者穀連葉結音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
 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稭再言禾者指
 林音述音茨音梁之屬皆禾也輯錄林似黍米而粒小其
與穀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
諸禾也許氏曰麥非納於十月蓋總言農事耳耳同
 聚也十月則無不納者矣官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
 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
 在邑秋冬居之功尊治之事也輯錄王氏曰城中有
於田入而休於
室皆設之以時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
役也董氏曰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
蓋官府之役從
二字推之然自田廬至邑居
亦可以上入言也前說為廬索絞也絢索也乘升也

○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
 邑而統治官室之事矣輯錄毛傳入為上
出為下上時字反故晝往取
 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輯錄嚴氏曰晝取茅
將以蓋屋夜作索
納室也蓋以來歲將復扶又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
 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輯錄天
息入勤而不已也程子曰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
閑隙之際如修完屋廬墻垣之類皆為來歲計皆是
一歲既終則復慮其始也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
功自然如此其亟故孟子引之以證其民事不可緩
 說之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此章
農之終事以起農之始事故以九月為始輯錄解頤
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務
其築而納之也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
乘之也有以見其勤勉戒飾之意事有始終而
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為厚也歟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力蓋陰於

容四之日其蚤音獻羔祭韭音九叶九月肅霜

十月濂徒場朋酒斯饗叶虛曰殺羔羊躋子

反彼公堂稱彼兕觥古黃反萬壽無疆

賦也鑿冰謂取水於山也冲冲鑿冰之意冲訓和則

容之之意解經孔廣非周禮正歲冲冲者春

也非謂故云鑿冰之意也月天官凌人此官所之殺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

也凌陰冰室也藏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可

藏也前言備寒者不一此言藏冰則備暑也備寒所以為下備暑所以為上蚤蚤朝也

非衆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

薦寢廟是也謂身陳氏曰獻羔以祭司寒之神先

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

地譬如火之著音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

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

月四陽作壯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

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

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食肉之祿注云謂在朝

於老疾注云老致仕在家者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是以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厲疾

不降民不夭札也語本左傳昭公四年申豐之詭

過也謂冬温伏陰謂夏寒凄寒也苦雨歸杜氏曰

霖雨為人所患苦短折為夭夭死為札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去聲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

治去聲也二說宜以胡氏為當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

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卿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

戶間是也。置酒曰尊，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

之室自牛以前虛之為堂，半以後實之為室。室之東

為東房，西為西房，兩房一室，各有戶，南向出戶，即為

堂。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竟音境，無

矣。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竟音境，無

止。限，○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移其藏

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

其壽也。呂氏曰：勸之先，公固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

而以二之日為路。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即仲春書擊土鼓，飲即吹豳詩以

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輯錄注：籥章吹籥，

為匡也。逆暑以書求諸陽，即謂此詩也。輔氏曰：

迎寒以夜求諸陰，逆迎也。言寒暑之際，皆用之，愚按：輔氏之言甚協，詩意夫

言寒暑之際，皆用之，愚按：輔氏之言甚協，詩意夫

周公因民事而言天時，非歷舉四時十二月而

致詳於節候也。故建辰之月，未嘗專及之，而餘

月或一兩四三言，或反覆道之，不厭其意，惟

以農桑為主，宰計時月之詳略乎，而不知者必

未言亦固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輯錄

春曰載陽，類俯察昆虫草木之化，輯錄有鳴倉庚，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揚圖塞向，墜戶鑿水之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揚圖塞向，墜戶鑿水之

事乎外，類輯錄于下，文承也。女服，事乎內，輯錄衣采

下，下以忠利上，利順也，輯錄我朱孔陽，為公子

類輯錄于公之類，此

即在下之情而
知上之誠愛也
父父子子夫夫婦婦
各得其道

也
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
助弱即於養老慈

老者為幼者助弱也
以介眉之類少者為老者
助弱也輯錄同我婦子
盛彼南食我農夫皆

是其祭祀也時
此特惟獻羔祭豕
一句為祭祀

也
其燕饗也節
進酒而祭
此七月

中矣
之義也
釋錄真氏曰農者衣食之
此開生

詩考之是其心無一
念不在乎農也
人之力乎

無一日不專乎農也
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

於詩有近世張氏入侍
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

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
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

於此其論最為懇至
臣愚不佞願詔儒臣以今

農夫紅女耕桑勞動之
狀作為歌詩退朝之暇

使人日誦乎前且繪畫
成圖揭之官掖布之戚

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
小民之依而六官猶

外戚近屬亦知衣食之
所自來而不知多汰之

也
胃
也

也
鵲
也

也
鵲
也

也
鵲
也

也
鵲
也

也
鵲
也

也
鵲
也

也
鵲
也

鵲鵲鵲既取我子
又叶無毀我室
又叶恩斯

勤斯
由六
子之閔
叶眉斯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
鵲鵲鵲音休
惡鳥攫
反瓜

特鳥子而食者也
至鳥自名其巢也
恩情愛也勤篤

厚也
鵲養閔憂也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

監于紂子武庚之國
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
去之而

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
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
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

管叔武庚而誅之
此得字用書文
而成王猶未知周

公之意也
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託為鳥之愛巢者呼

鳴鴉而謂之曰鳴鴉鳴鴉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

我之室也輯錄毀去聲非自壞而廢毀之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

意驚養此子誠可憐憫此可見周公於兄弟至厚也今既取之其

毒甚矣况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自敗者

三叔也而謂武庚敗管蔡則公為親者諱也其實不

可便毀我王室也事本金縢說從張氏故以居東為

後也至蔡氏書傳乃采子晚年之說又從鄭氏改讀

弗辟之辟為辟而與此論不同但詩言既取我子則

讀鴉鳴不必求合於蔡氏書傳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綯音直留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輯錄桑根之皮也綯繆纏綿

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為鳥言我

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

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

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去聲後同之意故孔

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之有備則無患此為治之大法也朱子引之以見周公善於為治如此

○予手拮据予所持力活荼予所蓄租好

予口卒瘁徒音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持取也荼音茶租音租

為蕪若謂蔬之秀穗也韻頑去声可藉慈夜反巢者也蓄積租聚也卒

盡瘁病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

拮以持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輯錄嚴氏日手拮拮而持荼蓄

租而口卒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集註

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清予尾脩脩素剛予室翹翹消

風雨所漂匹造搖予維音嘒嘒呼堯

比也譙譙殺色界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嘒嘒急也

○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

從而飄控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

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輯錄解頤曰當是時

於下亂賊乘機伺間於其側而疑於士群情感

國勢之危甚於雨之漂搖也則其作詩以喻王亦

不得而不汲汲也

鷓鴣四章章五句一章斥其夷作亂之罪二章自述其所以防亂之意三章言其

所以勤勞之故四章言其所以作詩之故

事見書金縢篇輯錄鄭季友曰藏書之匱金以

之金縢所以致其困也按朱子語錄前後不同

朱子詩傳鷓鴣篇亦不用鄭說故今世經師多

從孔傳蓋謂成王幼冲周公身任

安危之寄豈可避小嫌而輕去哉

我徂東山惓惓叶刀不歸無韻我來自東零雨

其濛我東曰歸我心叶刀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叶

其叶彼獨宿亦在車下叶後者蠋音烝在桑野叶上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輯錄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

公征之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惓惓言父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

居之服也勿士行救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陳

去声謂軍師也救如箸俗作術之有繡音畫也結項中

諸本項作項以止語也語為相疑感蛸蛸動貌蠋桑

一 蠋如蠶者也蒸發語聲敦獨處上不移之貌此則興

也物動而人不動故○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

風之變始悟而仰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上

言東征二年此言東征三年二說不同蓋謂東征之

役凡二年其往來首尾則三年也亦本孔氏說詩之

意○輯錄蔡氏書傳上篇是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是即東

征之役也若止地何云罪人斯得耶必如鄭說居

東海地者二年其往來已及三年既歸而後三監叛

既叛而後出東征又復三年于此則周公攝政七年

之間無非奔走道塗之日更於何時輔成王致太平

而制禮既歸因作此詩以勞夫歸士蓋為夫之述其

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

董氏曰我祖東山記其地也惛惛不歸記其久因追

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因追

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

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術救之事矣輿

呂氏曰此亦歸士之情也所謂序其情及其在塗則

一 又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蛸蛸者蠋則在彼桑野矣

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嚴氏曰言獨宿

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

○我祖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

羸力果之實亦施羊岐于宇伊威在室蕭蕭蛸

所交在戶後五町他頂曠他短鹿場熠以燿

以照宵行叶戶反不可畏叶於反也伊可懷叶胡反也

賦也果羸枯音樓也首引藤蔓實在花下大如拳九

月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

則有之輯錄劉執中曰伊威墜落間小蟲也無人掃

無及土坎中常若著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蠟蚧

婦字所謂隱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蚶背有橫文蠟蚧

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輯錄陸氏曰蠟

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

使人不疑為蟲故名長時音孔氏曰小蜘蛛長脚

者俗呼町疇舍傍隙地也輯錄程子曰無人焉故鹿

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疾下

有光如螢輯錄濮氏曰舊說以蠟燭即螢以宵行為

各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

警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

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

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輯錄程子曰丁夫

廬荒果蠹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古玩鳴

于埕田節反叶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叶入有

敦都迴反瓜苦丞丞在栗新自我不見于今二年叶尼

賦也鶴水鳥似鶴者也輯錄陸氏曰以鶴而大長頸

頭無丹項無鳥帶身似鶴不善啖但白鶴鳥埕蟻塚也穹窒

見七月○將陰雨則亢處上聲者先知故蟻出埕而鶴

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輯錄孔氏曰蟻輩土為塚以

避濕而上塚鵲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

勞苦而嘆息於家行者遇雨沾體塗足室家思念於此為甚是以占其候而嘆焉於

是洒掃穹室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

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

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

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我徂東山悄悄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

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馴

補親結其綯叶離羅九十其儀叶宜俄其新孔

嘉叶居宜居其舊如之何叶奚何熠燿鮮明

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仲春令會男女故云然

也斷錄通釋曰上章熠燿言宵行蟲之光故以為明

也不定貌此章言倉庚之羽故以為鮮明集傳隨文

綯婦人之褱輯錄孫炎也母戒女而為去之施衿結

悅也於繫佩帶也輯錄昏禮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

之多也羨其儀之多者○賦時物以起興因見時物

相呼也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

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邪言數

彼獨宿夫之念其婦也三章言婦數于室婦之念其

夫也至於此章則斷者及時舊者相見夫歸之樂可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去也三章言

其室家之望女音也四章樂音男女之得及時

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閱其勞所以說音悅

也說以使民忘其死其惟東山平惠謂完謂

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

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

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

勞去声苦之輯錄方言苦快也郭璞曰苦而為

也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

皆如此車杖杜等篇其上下之際情志交采

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

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物曰維

持以皮末物曰鞏固固結人心蓋若是也輯錄

采子曰周公是正室至親諸侯連衡皆叛國

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義

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

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又曰東山詩曲盡人

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

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輔氏曰周公之詩七月

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王義則自然

之道也鴉鴉述己之勤勞以慰勞之則用民之宜

義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則用民之宜

也三詩誠是以為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為之

通釋曰古之勞詩如四杜采薇出車杜杜等篇

皆所以交通上下之情而為固結人心之本也

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

鳥郊之上殘不破矣而莫侯乎三年之久也詳

願曰周公之東征也侯于冀有以剪其羽翼而

披其枝葉特不必斧鉞于威之用而罪人斯得

矣則周公之於庶幾疎以力勝之也以此德化之

也惟其以德服人也故軍士之從公而東者雖

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慮則周公此舉可謂

仁之至而

義之盡矣

詩正風豳八卷

七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二音登音曰斧方登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

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

公勞去聲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

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破斧缺斨說言之以見其

戰馬用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

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公不東征則流言不

亂不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

爾雅語錄聖人之心詩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

山之詩古人有制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辭今人箇

箇計較利害者他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要也夫管

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

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

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

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

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

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

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

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

天下定四國既莫敢不一於正矣及管蔡以武庚叛

而四國復有不正者焉周公之東征也固將以我之

正正彼之不正也而孰能禦之哉理之逆者不足以

祀我之順也辭之助者不足以抗我之直也氣之

者不足以激我之浩然也我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

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

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黃勉齋曰：詩人洞見聖人之情以為破斧缺斨者蓋欲誅管蔡而正四國也。集傳曰：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今人須是存得箇正大之心不然則是非小底人焉得謂之大丈夫。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叶周公東征四

國是吡古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

賦也錡鑿屬 吡化嘉善也

○既破我斨又缺我鉢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道

在差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鉢木屬 道飲而固之也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反覆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

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為相去聲也則誅之迹雖

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

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去聲王室得罪於

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

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殷有天下六百年德之

民與武王民幸脫於水火也及痛定而思則商

為周矣殷民反則何怪哉當此之時而三監武

庚果得乘隙則危殆有不可勝言者周公為家

宰成王又初苟無所處何以靖之管蔡之誅不

免矣是知舜為象計故得全其友愛之天周公

傳引此以明聖人處物之義而見周公無愧於

舜也

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

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邁古豆之子邊豆有踐踐淺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邊

竹豆也豆木豆也踐行音抗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

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爾錄朱子曰言執柯

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

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昏禮曰共牢而食注云牢性

爾錄七昏禮曰特豚合升注謂同牢也醢謂二豆通醢四豆無饗東人言此以比

日得見周公之易去聲深喜之之詞也伐柯事之小者

者也物有大小而遂其所欲則均可喜也東人之於周公未見而願之之深既見而幸之之甚引伸觸長

無非可譬者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爾釋許氏曰伐柯非難事也然

須媒東人之於周公被其風而化其德思慕之極瞻之固若在前也然而貴賤之殊道里之遠

亦未易見也故其企望如此及其因事而東則幸而得見東人故喜之之意而如二章之所言也

九罭于魚之魚鱗才魚魴音我覲之子衮古本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爾錄爾雅曰緦罭謂之九罭

有九囊郭璞云緦今之百囊網也鱗似鱗魚鱗也而鱗細眼赤爾錄爾

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鱗已見音現見上皆

美者惟鱗多獨行見網輒避

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前篇之

妻如之何言此篇之子因衾衣繡裳而言蓋作詩非一人而之子乃衆人之通稱也故所指者異

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

曰宗彝虎雉音墨位抽也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類尾

未合岐鼻露向上兩即自懸皆績音繪也於衣六曰藻

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同制登龍於山

辨觀古人之象頗異輯錄周法皆以蟲獸為章首故

如此益綴蔡氏傳曰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

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

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

已相矣取其辨也鄒季友曰彝上尊也盛饗也曰彝

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畫虎雉於彝故以宗彝

為虎雉也取其孝謂宗廟祭器也又注疏云虎雉同

在於彝故此亦并為一章也虎取其嚴猛雉取其有

智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

故謂之衾也出記玉藻周禮典命王之三公入命

服衾按孟子言周公封於魯則公以三公而

受出封之命矣此所以有九章之衾衣也○此亦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斿之網則有

鱗魴之魚矣我講之子則見其衾衣繡裳之服矣九

之魚有鱗又有魴之子之服有衣又有裳皆二者兼備之意故以為與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

○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

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人物各有依歸是皆必今特於

女信處而已輯錄朱子曰此章飛歸字是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

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

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輯解解順曰留公者東

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

人所共學拳於公難欲遂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

增釋此章一句尊之之辭也二句親之之辭也

二句願留無已之辭也而周公之德可見矣

九戩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一章以得見為

將歸為憂四章以勿歸為願輔氏曰伐柯喜其

得見九戩願其久留東人之愛公有加而無已

也愚謂周公之心軍士知之周公之德東人喜

之而成王幾或不亡軍士東人之智非鴟鴞之

詩貽於前雷風之變事於後則王之疑終不可

解公之忠卒不可白而文武之業廣矣所幸周

公之誠足以動乎天而應乎人故亂不

終於亂而反乎始也其功不既大哉

其胡載壹丁四其尾公孫音碩膚赤

為音几几

興也跋躡也胡領下懸肉也載則壹路餞入也老狼

有胡進而躡其胡則退而路其尾輯解壹當從陸利

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壹至地公

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為冕服之為也輯解鄭

有三等赤為為上冕服之為詩云王錫韓侯玄袞赤

為則諸侯與王同後下曰烏禪下曰履禪音丹李氏

曰天子諸侯冕服几几安重貌輯解王氏曰几人所

用烏他服用履几几安重貌輯解王氏曰几人所

安也愚謂几几所以形

容其安重之氣象也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

下此周公居東而王疑

上未釋之曰鴟鴞貽王

下同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下同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下同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下同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下同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下同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下同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下同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下同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下同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下同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下同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下同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即是時也言狼跋其胡則壹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
安肆自得乃如此此以進退跋壹與安蓋其道隆德
盛而安土樂音天有不足言者而猶不足言則無所
不安無所不樂聖人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
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
危疑之地安於舒春未寫凡凡然安也嚴氏曰凡人
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體者或至於喪獲喜
者或至於折殺詩人以赤鳥凡凡見周公之聖其善
觀聖人矣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
非四國之所為四國管蔡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
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
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增釋許氏
此與是反說公孫碩膚言幸虜管及地狩之意言
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流言乃公自讓此大美耳此古

人善於辭命處如春秋公孫下齊不成說昭公出奔
聖人也只得如此說自是體當如此魯昭公分明是
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出云耳解曰
為之累於形者其進退跋壹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
周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
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
固不足以語此非
常人之所能及也

○狼壹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汝

興也德音猶令聞並去也瑕疵音病也○釋子曰周

公之處已也憂憂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

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輯錄建

曰憂憂戒謹卑順之貌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明
白坦平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既不忿疾而政常
亦不疑懼而失守
是為不失其聖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前章言其德容之不變後章言
其聲譽之無損○伐柯九段狼

跋皆當在
東山之前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

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

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語本左傳凡有欲之類莫不

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

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

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

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

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烏几几德音不瑕

其致一也此又兼論三聖人事而示人以處富

解歸輔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未子之說足以盡

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來無人說得到此

龜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龜風何風也曰變

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

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

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曰君變風之

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名

父也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龜風言變之可

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

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龜

遠矣哉此以鸛鳴以下六篇言之解歸范氏

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
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邠反之於周公而後
至於鹿鳴言周之所
以盛者由周公也
○蓄章歛同
豳詩以逆

暑迎寒已見音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于

田祖則歛豳雅以樂音田音峻音豐年也田祖始

畊田者謂神農也田祭音則歛豳頌以息

老物音大蜡之禮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勞乃祀而老息之音輯錄蜡祭八神先畷二司

農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

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音者為風

悲是也音正禮節者為雅音我農夫是也樂音成

功者為頌音十月游場以下數語是也輯錄

以介眉壽以上為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為邠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

應音乃剡音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

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

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

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於理

為通而事亦可行輯錄雙峯饒氏曰雅有雅

之音故邠風亦曰邠雅亦曰邠頌有頌之音風有風

頌之中凡為音農事而作者皆可冠音以豳

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輯錄慈溪黃氏曰按楚茨意喜諸詩未易遽指以為邠若如介甫謂豳詩別自有雅頌則

編乃先公方自奮於成秋之地此特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耶惟前一說謂吹豳之聲

可雅可頌為得之按朱子云雅頌之中見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燕號輔氏謂若大田良耜諸篇或以音節不同而居雅頌之中則固可從矣然朱子於大田良耜篇未又皆云亦未知其是否故存黃氏之說於此

通雅卷之八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九

朱子集傳

後學番場朱

公遷

克升

疏義

野谷門人王

逢

原夫

輯錄

松塢門人何

英

積中

增釋

小雅二 大雅說附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

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必列及。輯錄鄭氏曰。小雅

也。小雅自燕鳴至菁義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

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

之變。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

音之樂受釐。字即禧。陳戒之辭也。既醉嘉樂。鳧鷖之

類陳戒如文王大明繇公劉洞酌卷阿故或歡欣

之類通釋曰禮與信同祭而受福也

和說悅音以盡群下之情雅指小或恭敬齊音莊以發

先王之德雅指大詞氣不同小雅舒暢而平易大雅

風大雅雅指大音節亦異朱子嘗謂詩之聲氣有不可多

周公制作時所定也樂每事以詩寫其至誠和

樂而被之音聲舉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

是事則奏是詩朱子曰依小雅體製作謂之大雅輔氏曰至

其聲附之雅體製作謂之大雅輔氏曰至

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以其其次序時世則有不

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

可考者矣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必列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

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輯錄孔疏曰風及商

少可以同卷二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

十為卷卷首之篇則為什長以統節篇之目也

吹笙叶師吹笙鼓簧音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我

示我周行叶戶

興也幽音鹿鳴叶音食野之苹叶音我有嘉賓鼓瑟

如箝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

使去聲也瑟聲笙音燕禮所用之樂也儀禮燕禮曰工四人

華音華音黍文曰升歌鹿鳴音簧音笙中之簧也增釋詩氏

者造笙以曲沃之苑汶陽之篠列管匏中而施簧管

四尺大者十九簧謂之巢管在匏有鳳巢之

象小者十三管謂之和以大者倡則小者和也

奉也。篚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篚而行幣帛

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侑猶勸也。勸

非儀文不行。故少幣將之。周行大道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日用

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出卿射記注

乃可以言語。愚謂賓筵之初。禮樂方盛。言語則慢之

矣。迨至旅酬。則禮已成。樂已備。於是而語。乃無嫌也。

輯錄通釋曰。燕飲至旅。酬正禮已終。然後言。○此燕

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聖人之大道也。饗賓客之詩也。

輯錄李氏曰。饗在朝。燕在寢。饗重。蓋

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

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

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

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以物情之

樂興。賓主

之樂。○增釋許氏曰。鹿見野之有華。而呦呦和聲。其

其群。以共食。以興君有酒。食召集嘉賓。而共饗也。燕

饗之意。全在此。興中故下文。祗見作樂奉幣耳。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冀之辭也。庶乎人之

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輯錄孔疏。王肅云。飲食以饗

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出語。緇衣黃氏曰。披云。私惠。猶言私恩。小惠。謂人以私惠於我。而不合乎德義之公。則我不留之於已也。愚按黃氏以合字。貼歸字。以已字。貼自字。說與古注不蓋同。而與集傳之意。相合。故取之。留字。當訓為受字。蓋其所望於群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望人以大道。示我。則是以德

思。小惠為德。而留之。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也。為德之德。訓惠字。與嘉賓則宜有禮意。以宣其樂矣。而教示於已。又可得樂之實。故其所以致嘉賓之樂者。實欲以致其樂於已也。是雖樂而不失其正。輯錄解頤曰。君之燕臣。其

事非一有因祭而燕者有因朝而燕者有因聘而燕者有因錫有功而燕者其事不同則所以相告語者亦異如其君之尚武數則告之以矢其文德治此四國可也如其君之尚文數則告之以詰爾戎兵陟禹之迹可也如其君之發天數則告之以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可也如其君之躋身數則告之以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亦可也為其有兄弟也而申之以常棣之思為其有朋友也而申之以伐木之義衮職由是而可補民情由是而可達先王之典章由是而可脩先民之話言由是而可聞莫不因事以有言因言以致戒而所謂大道者在是矣夫豈徒然為不切之論而已哉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反視民不怵他叶反君子是則是傲胡教反叶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牛刀

興也蒿散去刀也即青蒿也韓錄羅氏曰荆楚之人

生苗葉秋開淡黃孔其昭明也視與示同怵偷薄也花結子如粟米大

教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

厚德積於中則聲譽著於外以此示民而君子所當

則傲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之所以示我者深矣盛德

著聞在所當法則禮意受勸在所當盡是以不特燕事而又使之教游以盡其樂而求數示焉觀上章為有加矣○增釋此章承上章而言德音者有德之言即示我之周行也既足以示民使不偷薄則君子所當取則而傲傲之君子凡有位者也式燕以教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樂音且湛都南反叶我有旨酒以燕

樂嘉賓之心

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韓錄陸氏曰生

牛馬喜食之

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

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

教示之無已也。所以和樂且湛樂而又樂者蓋欲燕

矣

鹿鳴三章章八句

首章所以燕饗如此欲其示我

周行也二章燕享而又使之教

則又深欲其示我周行也三章必以燕樂其心

但興起鹿鳴以興和樂之意也首章章首二句

興下二句後四句在興外二章三章則盡一章

之意而興之

按序以此為燕群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

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輯錄工歌者

與琴瑟笙磬相聞而歌之也與升高情漸不同

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

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宵之言

習也凡入大學必先習此三詩

輯錄鄉飲酒注

曰諸侯卿大夫貢士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

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飲也四牡采

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芬咨謀于賢智也然

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去聲燕群臣嘉

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輯錄通釋

上下而用之樂正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

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

以分也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

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音之以禮

樂音洛下而用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

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音婚

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聘禮言禮樂不備則賢

聘禮言禮樂不備則賢

者不處上聲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輯錄輔氏曰：范氏說破君子豈為飲食幣帛而悅之意，其好然則先王制禮所以殷勤如此者，亦非以為媚賢之具也。各盡其道而已。

四牡騤騤反芳非周道倭於危遲，豈不懷歸。王事

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賦也。騤騤，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

盬，不堅固也。輯錄：盬亦盬也。出於河東，一解池水注盬池，自結成者不經久而易壞，故訓不堅固者為盬也。○此勞使並去臣之詩也。夫音扶君之使臣臣

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

扶問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

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而閱其勞。

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

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

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傷悲于心事，故也。臣

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

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

傷悲者情思也。輯錄：輔氏曰：此天無私恩非孝子也。

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

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

必先息而後義。

○四牡騤騤，嘽嘽他冊駱音馬，豈不懷歸。王

事靡盬，不逞啓處。

特選疏義九卷

賦也。嗶嗶音離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違暇啓跪處

居也。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愚謂啓居猶言動靜不違啓居王事故也不

然則可以閒暇矣蓋我心傷悲者感之深不違啓居者勞之至已上二章先言私恩後言公義而二者交

相致重也

○翩翩者雛音當載飛載下音後集于苞

栩音甫王事靡盬不遑將父音甫

興也。翩翩飛貌。雛夫不音浮反也。今鶉鳩也。凡鳥

之短尾者皆佳屬特養也。爾雅載氏曰將扶持奉侍之謂○翩翩者

雛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音去人乃勞苦

於外而不遑養音去其父音去如物故以起興。此君人者所

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

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

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憂則

悅待其勞苦而自傷則怨矣。輯錄謝氏曰忠孝不用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深人

情真切而言之也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

不遑將母音甫

興也。杞狗音計也。此兩章乃言所以懷歸之故先言公義後言私恩而私恩乃所

歸重也。輯錄嚴氏曰本草云名仙人丈西王母杖根各地骨莖莖幹三五尺作叢詩中有三杞將仲子樹杞

柳屬也。南山有杞淇露杞棘山木也。此詩苞杞四月杞狹北山言采其杞狗杞也。

○駕彼四駟載驟音助駸駸音侵豈不懷歸是

用作歌將母來詒音審

賦也駸駸驟貌諭告也以其不獲養去聲父母之情而
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去聲之

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此章專言私恩不及公義則思為其重而

義有不必言矣輯錄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

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卒章再言母本其思所起以

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

不愛其君者也解頤曰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

能養於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於外則必闕

其養於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為人臣者將欲致其力

於私養則當官而行國事因不可以不恤將欲致

其力於王事則當官而行國事因不可以不恤將欲致

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為人臣

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

四牡五章章五句一章二章言懷歸則將父母之

母則懷歸之意不言可知矣五章則曰豈不

懷歸又曰將母來諗則寃言之而盡其情矣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

秋傳亦云襄公四年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

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輯錄外

曰叔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

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

重皇華君敬使臣曰每懷靡及但儀禮又以為

誼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敬

乃移以他用耳歌於使來之時則勞其來也而

極言在外之情如此則章其勤

也勞其來者此詩之用章其勤者詩中之意或

謂皇華之使為本國之臣四牡之使為諸侯之

使故朱子取小序說而引叔孫事以證之愚按

如此則與首章傳意不合此謂甚協詩意特以

明其為勞而不為遣引叔孫事亦以證其為勞

詩耳若取來字之義則本國之使來歸亦曰來

諸侯之使來朝亦曰來用之二者無不可也

增釋許氏曰章各五句一章二章五章賦也自

為一體上二句為一節下三句為一節第二句

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興也

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興也

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興也

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興也

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興也

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興也

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興也

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興也

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興也

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興也

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興也

亦自為一體。上三句為一節。下二句為一節。第一節第二句三句五句用韻。命辭用意亦同。一篇之中賦與既異。體其文又自各為一體也。金履祥曰卒章獨言將母者。父丈夫也。猶能自養。婦人非于不能自養。此尤人之情也。

皇皇者華

芳無反與夫叶

于彼原隰

所中反

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隰

曰隰。駢駢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

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

下情。

此則宣公德入則達下情。使臣之職如此。

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

以副君之意也。

此所以有靡及之心也。

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

其行道之勤。

即駢駢征夫言

而述其心之所懷。

即每懷及言曰彼

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

言高原下隰皆有之也。

此駢駢然之

棟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

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輔氏曰此不取義但以豈不韡韡與莫如兄弟耳。愚謂此與何

彼穠矣。同例何字正呼。皆不字也。此詩以莫如兄弟一句為大旨。終篇皆發此句之意。韡韡毛傳鄂猶

鄂鄂然言外發也。疏鄭氏以為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朱子從毛

傳但以語相呼而為興也。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

叶胡反

原隰裒矣。

薄侯反

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

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亦惟

兄弟為相求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於此可見

此詩蓋周公既誅管

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闔闔之事為言。

其志切。其情哀。乃處

上聲

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

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彼之物無處不

不然彼有以悅於人此無以慝蓋亦因以為戒輯錄

於已反順皆相因也故以為亦可見矣有自足之心則非臣道之當然故首章即

而思之則必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日使臣而

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送之在所當求亦此心以

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當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不

宣下情之遠而為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為使臣之助庶

可以稱斷職矣於遣使之時

○我馬維駒茶于茶六轡如濡由二反載馳載

驅由二反周爰咨諏子須子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

二詩經又九乙 二九

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

也廣傳二字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此下四草無

詳而意愈深矣輯錄輔氏曰每懷靡及者心也諫謀

君正以耳目不得與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已意而

通下情為之使者豈可不咨訪以副君意哉解頤新

語以諷訪其事也諫有聚議之意謀有計

畫之意度有禮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

○我馬維騏其音六轡如絲叶新載馳載驅周爰

咨謀叶莫賦也如絲調忍音也調忍猶言謀猶諏也變文以協

韻爾下章放声此詠歌

○我馬維駉六轡沃烏毒若載馳載驅周爰

咨度待洛

也韓韓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

○我馬維駒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駒輯錄爾雅疏曰陰淺黑色毛淺

均調也詢猶度也所以誨謀度詢者以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輔氏曰首章述其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

教使臣此詩歌於出使之時遣之也而必使之

議則其說已見音現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

本為去聲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

孫稷子所謂君教使至曰每懷靡及誨謀度詢

必咨於周敢不拜教此以忠信訓周與諸傳異

詩經義九乙

四事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

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

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

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

而能正君者也皇華遣使勸以義四牡勞使恤

其勞旧君之使臣有道也然四牡皇華不以遣

勞先後為次序而以私恩公義輕重為次序見

君之厚於其臣如此輯錄輔氏曰范氏說是餘

意夫君臣一体已不能咨諏善道則君亦安能

聽用已

常棣之華鄂反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侍禮反

與也當棣棣也子如櫻机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

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

關音弓而射石之則已垂涕泣而道去之者輯錄朱

詩是制禮作樂時作這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

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詞哀切不似諸詩和平胡氏曰

王氏云文武以來宴兄弟亦必有詩然鹿鳴四牡等

篇詞多和平雅常律一篇詞多激切意若有所懲創

則周公因管蔡之事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

其後更為此詩無疑

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

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

悉辨也輯錄輔氏曰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

其切之情亦惟於此際而後見分曉若於安平之時

觀之則人或以為朋友與兄弟等耳先王之制朋友

之服視兄弟有

差故特言之

○脊井益令音在原兄弟急難叶泥每有良朋

况也永歎吐丹反叶

興也脊令輯錄陸氏曰大如鷦雀長尾

腹白頸黑如連錢杜陽人

謂之連錢嚴氏曰雪姑也

况發語詞或曰當作况上

尖喙背上青灰色

况

上

况

上

况

上

况

上

况

上

况

上

况

上

况

上

况

上

况

去

子

曰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去

子

曰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去

子

曰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去

子

曰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去

子

曰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去

子

曰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朝滿夕除胡可保哉

於所厚者薄則欲厚其所薄不能也

或曰人之在

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未歎則非

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

兄弟以天屬朋友以義合故其

如此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

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音佩。重於此而不輕於

彼可謂語意皆圓矣

○兄弟闕

許歷反

于牆外禦其務

春秋傳作侮罔甫反

每有良

朋

之承反

也無戎

叶而士反

賦也闕闕狠也御禦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

設有不幸闕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

良朋豈能有所助乎

莫如兄弟又於此可見

富辰曰兄弟雖有

小烝不發烝親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注曰烝義也○死喪相恤患難相救是天理之本然

闕闕禦侮則人欲昏迷之極而天理又有不可滅者於此尤見兄弟為至親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叶桑經反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

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

也

天理母形於患難之際人欲易惑於宴安之時故其悖理如此至此而莫如兄弟若不然者矣

○賓

賓音

爾籩豆飲酒之飲

於意反

兄弟既具和樂

音且孺

賦也賓陳餼饌具俱也

具者兄弟無故也或死孺子或生有不同則不具矣

兒之慕父母也

真誠相悅無或偽也

○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

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解錄謝氏曰此章會集兄弟不惟和

樂莫情親義厚無異於孺子相慕也。孺子無不受其親無不敬其兄者。人欲未萌。天理昭著也。

○妻子好

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及反和

樂且湛

持林反

賦也翕合也。翕者同而無異也。吉凶禍福苦。言妻

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

樂矣

好合即是和。合翕訓合。則止是人情事勢相同。而巳。輯錄問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

指水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與其樂。妻子

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

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多為物欲所轉

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故李章有是究是圖。曾其然

乎之語。而復玩味真能使人萃友之心。油然而生也。

○宜爾室家。叶古反樂爾妻帑。音奴是究是圖。亶其

然乎。就用手字為助

賦也帑。同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

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

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

然乎。莫如兄弟於此。尤為可見。而無疑也。輯錄輔氏

得已者乎。所謂處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

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

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

名而已矣。知其所以當親也。而不凡學蓋莫不然。此又

凡為初學之法。此格物致知所以必求其極也。○增

釋吳師道曰。中庸引此二章之言。子曰。父母其順矣。

乎蓋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則詩之所言而不及父母者蓋人能孝於父母自然能及于兄弟凡其薄於兄弟者皆不念父母之同體故也詩雖不言其意固具此夫子說詩所以推而及之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

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入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扶又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

意死生自既具言苦樂自既翕言兄弟之間有死者有苦者則生而樂者亦不得以全其樂矣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

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通釋

曰五章言喪既平以結二章三章四章所言通釋慮難相與之意而繼言安寧之後兄弟之恩乃有疎薄者以起六章七章所陳兄弟之恩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以宜室家結六章所言樂妻帑結七意所言而復繼言其理之誠然使人有以考驗之也詩凡八章唯卒章無兄弟字餘章反覆言兄弟者凡八其言人情之委曲天倫之厚重者哀傷激切故不若其他宴樂兄弟者樂歌之和平也解頤曰此詩自三章至五章皆舉朋友以明兄弟之當親自六章至八章復

舉妻子以明
兄弟之當厚

伐木丁丁

陟耕反

鳥鳴嚶嚶

於耕反

出自幽谷遷于

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

息亮反

彼鳥矣猶求

友聲矧伊人矣

不求友生

叶桑反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

嚶嚶鳥聲之和也

幽深遷升喬高

相視矧况也

○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

丁丁興鳥鳴之嚶嚶

伐木非一鳥鳴亦非相應相求之意為興

和二者皆有相應之聲也此以

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

夫則神之聽之

聽有順

蓋使之遂

終和且平矣

和平猶和好也心志字合相與無窮所謂終和且平也交

道之保終為難惟燕於朋友之好則神必聽之而

使之恒以不喻矣篤之之云即是求之之謂謂之求

者竭真誠以致其厚之之心。即下兩章所言是也。蓋此詩歌於燕飲之時故首陳其意如此。輯錄揚氏云五品天叙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得罪於天矣。其能終和且平乎。

○伐木許許

呼古醜反

酒有藇藇

象呂反

既有肥羜

直呂反

以速諸父

扶兩反

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

叶居反

於

音桑

婦

蘇報反

陳饋八簋

叶已反

既有肥牲

以速諸舅

其九

寧適不來

微我有咎

其九

興也

輔氏曰此其起興與首章同不言鳥鳴以下者承首章而省文也。下章亦然。

許許衆

人共力之聲

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

余遮反

許許衆

重勸力之歌也

之醴酒者或以筐或以草

王曰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

弟

子禮反

之而去

上其槽也

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以茅去滓出郊特牲輯錄陳氏曰縮也酌酌也謂醴

齊濁而後可斟酌也用奠美貌辨未成羊也爾雅

注曰俗呼五月羔為辨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

無顧念也於數辭察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朋

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踈之殺

所界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

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輯錄范氏

來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

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弗顧有咎則問際

朋友之好燕幾和平之有終也

○伐木于阪叶享醜酒有愆籩豆有踐在廣况

第無遠民之失德乾餼音侯以愆叶起有酒音思

我無酒音古酤我坎坎鼓我蹲蹲七旬舞我迨

我暇叶後矣飲此滑矣待音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

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輯錄通釋曰

矣鄭風揚之水昏姻之黨唐杜雅常棣頌弁斯干

行葦等篇同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

指而不乾餼食之薄者也輯錄說文乾食也徐踏云

同耳豆注謂腊之愆過也滑亦醜也酤買也坎坎擊鼓聲

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

或但以乾餼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

詩經卷之九

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失德則相棄絕

矣及時相樂以篤朋友之好庶幾和平之有終也

辭輔氏曰民之失德乾餼以愆曰民則自上言下之

前章既言其厚故此章又以薄物飲酒不以相分之故蓋

亦微過耳於微過而尤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增釋人之於朋友甚以相得而或以乾餼不及之

故遂致情義之有間也謂之失德而彼有不及我無

所謹則失德之謂何所與於已也但及暇時以我無

我酌我鼓我舞燕飲相樂唯如此可以篤全朋友之道哉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首章主言求友二章三

章皆以發首章之求友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

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此

以求友為主求之道無他飲食燕樂而已禮

文之盛恩意之隆殷動惻惻無所不至此即求

之之道也此古人所以保交道而全天倫也

語錄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

之意所以感發之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厚何福不除慮直

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

輯錄劉辰翁曰詩人爾君雖

著其親愛淳至之情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性者方

復受福之在庶衆也輯錄猶所謂其來○人君以鹿

已無少間也如幾其多如法也

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

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無時而不受福則

單厚言無事而不受福則得之也極多故以多益言

何福不勝以莫不庶正以申言單厚多益之意也

此章言福之悠久而又盛大如此輯錄通釋曰鹿鳴

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時所宴非同

祝報其君唯原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

續之而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其
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穀罄無不宜受天百
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聞夫人氏名曰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

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無處而不受福則隨所

盡無不宜又覆說戩穀之意也天既使爾盡善而

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輔氏曰受

然之事降爾遐福方來之事愚謂受天百祿言天人

之際交相與也爾既受於天又錫於爾一受書所

謂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

命而用語意正如此此章言其福之盛大而又悠遠

詩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意正同蓋此詩歌於宴享之際以答前詩嘉樂歌於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

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

之意輯錄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

量也山阜岡陵崇高而盛大也川之方至增長而悠

輯錄語錄此及上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

○吉蠲古交為饔尺志是用孝享叶重禴餘若

祠丞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謂日

日也擇士選助祭之臣也齊戒其心滌濯其身內外皆致其潔也輯錄詠謀也柔日丁巳也必先誦此日明日乃筮見少牢饋食禮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於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見射義餘饔餼錄儀禮有饔饗酒食也享獻也宗廟見生民饔餼錄儀禮有饔饗酒食也享獻也宗廟

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輯錄王制初禴

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曰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祠夏曰禴以禘為股祭也

公叔祖類也祖類公叔名先王以下也輯錄鄭

公謂后稷至諸盤音綱史記曰公叔祖類主古公重父索隱云古公重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緝諸盤三代世表作叔類孔氏曰周之所追王太王以下太王之前皆為先公問古先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

業肇於太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于組緝以上則上祀以先公之禮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

祀先公以鷩冕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若通謂先公先王也

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蝦主人之詞蝦音假

於主人之詞孔氏曰火牢禮云皇尸命工祝承嘏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蝦主人也歐陽文

曰此章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文王時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文王時

周末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此言祖宗

必述報詞以祝之者明其出於神意而非無徵之言也將祭而先盡其誠則致祭而必受其福矣

神之弔都歷矣以之爾多福力反民之質

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實實

也言其實實無偽輯錄謝氏曰不澆薄以作偽不巧詐以趨利渾渾然如太古之民是

之謂日用飲食而已智所謂皞皞如也群黎也黎黑

也猶秦言黔其淹反首也百姓庶民也既曰羣黎又

盡天下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德也民德

之人也

如此

實君德有以化之但羣黎百姓為之於下反若助人君而為德爾○神降多福則不惟福爾一身而已必使民德歸厚而為人君之大福也上章專言其悠久此章專言其盛大福至於此無以加矣輯錄嚴氏曰此祝君之福而祝君之德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凡詩人頌福多兼德言之又曰德者民心所自得而曰福為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故民之德皆君之德備曰莫匪爾極也通釋曰此承上章祭祀而言神之降福推而至於民之質實百姓之為德莫非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篇之本領也

○如月之恒胡登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蹇

起處反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輯錄恒訓弦當出也月上弦而就盈

八日上弦月體正半似弓之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

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長茂則有加而無已也歐陽子曰此專欲其悠久多引不為不壞之物以為况輔氏曰盛大而不悠久則無足稱故末章歸宿於久長之意愚謂三章主言興盛而兼久長之意此章專言久長而兼興盛之意盛大悠久反覆詠歌不一而足也輯錄解頤曰日月松栢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變不

天保六章章六句

一章二章言天降之福三章極其形容擬議之四章五章言祖

考降之福六章極其形容擬議之輯錄此詩文意重復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程子曰天保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叶則止曰歸曰歸歲亦莫

上靡室靡家叶古玃之故不遑啓居音

玃之故此章作與莫故叶與居叶

與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玃玃北狄也

○增釋許氏曰史記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
戰國後為匈奴注堯曰葷粥周曰獫狁獫與葷同違
暇啓跪也○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
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詩
正言出戍之事非為采薇而作也但借
當時所事為起語而用四句相呼應耳曰采薇采薇
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薇方生而
出戍春莫
矣方以何時為歸期乎必明年然凡此所以使我舍
之歲莫矣願言之以定其志也然凡此所以使我舍
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
直以獫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
苦悲傷之情而又風去聲以義也釋錄通釋曰不違啓
歸靡室靡家則悲傷矣此所以叙其苦矣曰歸曰
歸狁之故二則曰歸狁之故又因風以公義也一則曰
之中唯以私情公義反覆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
為言所以感人者深矣

此以獫狁

之故生義則入懷敵愾

音愾之心矣

愾怒也循其可憐者而言也

傳文四年敵王所愾輔氏曰程子此言

萬世用兵之定法順之則吉悖之則凶

又曰古者成

役兩暮而還今年春莫即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

備秋至

備秋二字與下文防秋相應以至字為句絕

過十一月而歸又明

年中

即仲

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

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鯀熊氏曰北秋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

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此章蓋即啓行之時而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

心烈烈載飢載渴

叶巨

我戍未定靡德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周也

○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

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此章則預言其在道之時而欲

以義勝恩如此輯錄輔氏曰成者勤苦之情大槩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違啓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

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輯錄李氏曰始遣戍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柔又其後薇壯而

剛以見天陽十月也時純陰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

之曰陽月也前言歲莫而歸啓行時也此言歲陽戌

朱子曰剝盡而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頭

然便生乃自坤卦積來如一月三十日以後之一陽

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

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曾釋十月本陰而名

陰之象上六曰龍豈非抑陰扶陽之意焉

孔甚疚

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此章亦在道之時而欲猶生赴義如此○上章國事為重而

家為輕此章王事為重而身為輕是皆所以教之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瓜二反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斤二反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輯錄音爾乃常常棣也路戎車也

君子謂將帥並去也故知謂將帥得無路者左傳鄭

子瞻叔孫豹王賜之大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

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此專以

為興與何彼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

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此章預言其在戍

待敵者如此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

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弥氏反魚服。叶蒲反豈不日

戎。叶訖反豈不日

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庇也。程子曰。腓。隨動

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韓愈曰。非為先

足而動。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得此之得也。

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民。先生答曰。兩說

誠不合。當刪去。按朱傳。同不當。兼收二說。伯豈尤不

當。云隨動之說。而存猶庇之說。也。毛氏初釋腓字為

庇。非訓腓為庇也。又豈可因其改字遂訛以爲字訓

耶。若以腓為隨動。雖祖程說。而程非自為之言也。字

書腓者。與腓易之成。良皆取象於腓。以著其隨物而

動。伯豈何乃以先動為疑。世豈有足不動而足自

先動者乎。若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牛羊足不廢

棄路之嬰兒。以足趾回護而過之。若字愛然。爾亦不

當。後為此義之證。故此詩腓字。朱傳止當獨留。程說

豈非行。抗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猶

也。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

可為弓鞬。居言反衣服也。戎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

將帥之所依乘。成役之所庇倚。韓愈曰。執中曰。君子

小人則腓之以為進退也。嚴氏曰。遣將率以爲備禦也。

成役同。豈是詩。故以君子小人。兼言之。且其行列

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豈抗之難

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此章以預言在成所之時而

不敢有畏心。此章不敢有慢心。亦皆所以教之也。上章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于付 雲霧霏霏。希反

○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賦也揚柳蒲柳也輯錄謝氏曰依依者初抽條之時

也霏霏雪其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為役人預

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

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

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

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此章預言其來歸之時道

以不得已之意末章體悉以不嗟感如此○首章風諭

忍人之心起結兩章相應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前二章雖兼私情公義言而重

專言私情教而此詩見先王仁厚之至○

許氏曰采薇以下三詩雖曰遺戍勞還而專主

於嚴抗蓋非泛言也抑當是之時有嚴抗連西

戎為中國之患命將出師或周公作此詩而遺

勞之故能深知其情而極道之而且勸之

如此後凡出師則皆以歌之也

我出我車于彼枚叶莫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六矣召

彼僕夫謂之載叶節矣王事多難乃旦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邑外曰郊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

御夫也○此勞去聲還音旋率與帥之詩追言其始受命

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去聲其人曰我受命於天

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

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述其往時忠敬

○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音高矣設此旒音兆矣建彼旒音毛矣

被旗音餘旒斯胡不旆旆叶音蒲憂心悄悄僕夫况瘁以醉

賦也郊在牧內輯錄劉氏曰鄆城外五十蓋前軍已

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

輯錄丘氏曰將言建旄設旐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

陳也龜蛇曰旄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

曰旟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揚氏

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

曲禮陳氏曰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以爲

旗章其旒數皆效之龍旗則九旒雀則七旒虎則六

旒龜蛇則四旒也進退有度各司其局

局部分也常者常左

不易其所也語本曲禮解曲禮云進退有度左右

有局各司其局鄭氏曰度謂伐與步數疏曰如牧警

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也則士無失伍

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况茲也或云當作

况况上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音幟彼旗幟者豈不

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

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獲旄有威武奮揚之勢而將

輯錄謝氏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可以易心處之為將

帥者憂心則悄悄為僕夫者情况則憔悴皆臨事而

懼者善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輯錄老

用兵也章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

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

處命下之日士皆泣涕輯錄孫子九地篇云令發之

涕交頤○增釋金履祥曰出師以喪禮處之夫子之

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述其往時憂懼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叶鋪旂旐央央

於良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旆旐于襄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

州之地輯錄毛氏曰近彭彭衆盛貌交龍為旂此所

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輯錄見堯典言勝之也。○

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旄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

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發則不輕敵，勇則不畏敵，二者必相齊也。與宋熈四章五章之意相似。程子

曰：城朔方而猷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勝之。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反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東風解凍之時，簡書戒命也。

隣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邊

之詞也。從後說優輯錄語錄云：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隣國。孔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於簡。○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

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述其來歸感慨之情。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

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

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嘒嘒於進反草蟲，趯趯他歷反草蟲。未見君子，憂心

忡忡。數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戶江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並去聲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

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
此與召南草蟲同但彼為婦人自述之然此南仲
耳詞此則述婦人之情而代賦其事耳述其未至之時室
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家思念之情以勞
之豈既却撥枕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
也蓋不勞餘力矣

○春日遲遲卉許音木萋萋七西舍庚啾啾音皆

反采藥不巨執訊音獲醜薄言還音歸赫赫音居

南仲撥枕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舍庚黃鸝也啾啾聲之和也
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
曰述其歸時春日殖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遺成

明年仲春至則此時也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音哉
述其今日凱還之功以勞之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平撥枕
者撥枕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前三章啓行時也四章五章歸

懋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
大要在歸功將帥之增釋吳師道曰一章受命
戒警二章臨事戒懼三章威怒奮揚出征時也
四章感澆勞苦五章感念室家六章和樂歡欣
既在而歸也先戒懼而後奮怒故其怒也無敵
先勞苦而後脫樂故其樂也有終非但曲盡人
情抑且當乎義理
詩人善言如此

有杖大音之杜有皖華板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

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皖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此即遣戍之明年十
月出車所謂歲亦陽

止之時也 違暇也。○此勞去聲還音旋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

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皖

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

而無休息之期。此詩前三章雖有王事靡盬。至于十月

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

矣。曷為而不歸哉。解歸通釋曰。次年十月乃戌畢之

止以爲歸。則此章之思望征夫者。或曰興也。謂之興

亦以日月易止。而知其建戩也。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

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此又

之明年二月既還而未至時也。程子謂遣戍之又明年中春仲至則此時爲當至矣。若三章言采芣則春已莫。春莫而不歸。則過期矣。故四章言期逝不至。而歸輔氏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芣。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蒲反

檀車。憚憚。尺善反。四牡瘡瘡。古緩反。叶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爲車。憚憚。敝貌。瘡瘡。罷音皮貌。○登山

采芣。則春已暮。而芣可食矣。芣。拘芣也。莖餘三五尺。作叢。春可作羹。茹微苦。

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輔

日。以王事詒父母之憂。則非獨以室家之情而已。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

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解歸通釋曰。芣猶未至。則春已暮。而愈過期矣。故知其行必不遠矣。

猶未至。則春已暮。而愈過期矣。故知其行必不遠矣。

猶未至。則春已暮。而愈過期矣。故知其行必不遠矣。

猶未至。則春已暮。而愈過期矣。故知其行必不遠矣。

○匪載匪來叶六反憂心孔疚叶訖反期逝不至叶朱而多

為恤叶舉反下筮借叶舉反止會言近叶渠反止征夫邇止叶舉反

賦也載裝疾病逝往恤憂借俱會合也○言征夫不

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其病矣况歸期已過

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王氏云而多

傷歎是何期逝不至也故且卜且筮王氏云而多

兼反霽相襲俱作合言於繇音宙而皆曰近矣卜有兆

占辭皆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不遠想料之辭也

征夫爾止決定之辭也歸期近而思愈切范氏曰以

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前三章皆有王

因公義以起私情也未章不然則以過期不至憂思百端私情愈迫而義有不暇言矣

秋社四章章七句

一章成畢之時一章歸而當

增釋許氏曰一章言冬未歸二章言至春將

莫亦未歸三章言春已莫而未歸四章言祈期

將歸也鄭氏曰遣將帥音去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

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

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

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

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秋社

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入之心故能

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韓絳嚴氏

章皆不言成役來歸之事唯述其未歸之時室

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為何如

也所以慰勞之李氏曰其遣也則預述其懷歸
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遣
勞帥役之事雖不同而叙其往反終始之情則
一也輔氏曰鄭王流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
旨但勞帥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略不及
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
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
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下此君臣
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胡庭芳曰王
氏云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於
歌誄則下悅之出車扶社是也上之人不能知
而其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
之水鶴羽是也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
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至此者意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

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
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
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毛公為南有嘉
其非古乃木之六月之序為南陔之什然升魚
麗猶仍毛說也徵之儀禮不合故朱子定為白
華之什輯錄見燕
禮鄉飲酒禮篇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句北面立樂南陔白

華華黍輯錄注云以笙吹燕禮亦鼓瑟而歌鹿

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平聲中鍾鼓之縣

伯善曰縣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

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

有聲而無詞明矣輯錄鄭樵曰古者絲竹與歌

非也黃氏曰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

操詞具有者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

無辭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清與長側短側之

例雖無其辭未嘗無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

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

節而亡之耳魯鼓○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薛鼓○口○口○半○口○口○口○口○口○口○口○此魯鼓薛鼓

之節也圓者擊擊方者擊鼓擊其聲其聲下其

音揚揚然擊其鼓其聲高其音鐘鐘然燕禮用

其全投壺用其半以下也輯錄見禮記投壺篇

未方性夫曰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是

以記者兩存之

魚麗力能反于罍音柳與當音沙叶君子有酒

旨且多

與也麗歷也罍以曲薄為筥而承梁之空孔音者也鱮

揚也揚字本作鱮以其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句

說本陸璣諸家援引不同或以頭字作頰字或無似

字或以身字為句絕此據孔疏所引以魚字為句絕

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下賈飛

者鱣徒何

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

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

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

意之勤以優賓也優厚也。此不主言魚借之以為

為興也。○增釋古人燕饗物致盛備蓋無非以寓其

誠敬而賓亦樂其優勤之意也或曰賦也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二章放此輯錄朱子曰古人以魚為重故

○魚麗于罍音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魚麗于罍音麗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鯉同音也。今黑鯉魚。又曰鮐鮐也。輯錄舍

名鮐爾雅注華反今鯉魚似鱒而大體今只謂之鯉服食家忌食

○魚麗于罍音麗君子有酒且旨叶羽

興也鯉鮐也。輯錄詩註云鮐腹平著地故得偃

也。鯉鮐也。輯錄詩註云鮐腹平著地故得偃

也。鯉鮐也。輯錄詩註云鮐腹平著地故得偃

也。鯉鮐也。輯錄詩註云鮐腹平著地故得偃

也。鯉鮐也。輯錄詩註云鮐腹平著地故得偃

也。鯉鮐也。輯錄詩註云鮐腹平著地故得偃

也。鯉鮐也。輯錄詩註云鮐腹平著地故得偃

也。鯉鮐也。輯錄詩註云鮐腹平著地故得偃

也。鯉鮐也。輯錄詩註云鮐腹平著地故得偃

也。鯉鮐也。輯錄詩註云鮐腹平著地故得偃

也。鯉鮐也。輯錄詩註云鮐腹平著地故得偃

也。鯉鮐也。輯錄詩註云鮐腹平著地故得偃

也。鯉鮐也。輯錄詩註云鮐腹平著地故得偃

外無故則物雖感不能全其樂也吳師道曰此後三章恐亦可作一章是然前所言之意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此詩用旨多而意以漸而深輯錄陳定宇曰前三章多旨有皆以酒言而後三章衍前三章之辭皆曰物以見物之與酒稱也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前樂謂歌鹿鳴四牡皇華

崇立歌南山有臺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華南陔白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

上下通用之樂釋錄朱子曰魚麗諸篇皆君臣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間叙賓客醉者漢書載客歌騶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亦此意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

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然君子有酒嘉賓

式燕以樂五教歷各二反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鱣才偷鱗肌肉甚美

丙穴漢中沔南縣以沔口南丙穴注云在出於沔南之

也罩筐仕魚也也竹為之或以荆故謂之楚筐編細竹

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

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單單之矣

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以魚起興與魚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告日反

興也汕操音也薄曲薄也李氏曰衍樂

○南有樛木甘飶音畢力治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飶則可食者也

樛木下垂而美實繫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此而實興也主人卑禮而喜賓樂之綱

○翩翩者雛之雛反烝然來思叶六直陵反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又叶夷肯反思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但以思字思語辭也又

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前說為優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以樂以衍則樂已至燕而

說見魚麗則所以樂而安之者尤不

崇立

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

叶田反北山有萊

叶陵反樂只君子邦

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

音須即莎草也

輯錄本草曰其實名香附子

萊草名葉

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

此言山有臺萊耳分

焉兩句樂只君子

此句義與周南樛木同燕則邦家

之基矣

德堪重任

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

南山北山有臺又有萊君

子之人有德又有此福其所

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

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美者即其所有而美之祝者期之於後來君子之福無窮

則邦家之基亦永永無窮矣輯錄通釋曰詩中所

德音所謂民之父母邦家之基與光皆所以美其德

也所謂壽考者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麗嘉魚兩

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為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叶滿彼反

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民之父母謂愛利及民民所瞻依者也既為邦家之

基又為邦家之光又為民之父母則得美譽甚矣而

且願其常有弗替也故以德音不已祝之德音不已

則蓋益以固尤益以盛父母斯民之心益切而民益親其上矣

○南山有栲音考叶北山有杻女九反樂只君子遐

不眉壽酉反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反

興也栲山樛杻音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有秀眉也

也長眉秀出於其間為壽徵茂盛也茂則加長不但

不巳而已享眉壽而德音又加茂焉則年彌高德彌

邵矣。一章二章則有是德而頌其有是福也此章

已。稱也。則有是福而尤頌其有是德也。有年無德斯亦不足

○南山有栲俱音北山有杻音樂只君子遐不黃

考音苟叶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叶下興也栲栲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直略反枝端大如

指長數寸音之甘美如飴音八月熟亦名木蜜音

本草曰木蜜生南方枝葉皆可啜亦可煎食如飴其

子一名枳祖味如蜜以木作屋臺中酒則味薄祖音

矩。問。何。朱。子。曰。機。栲。子。建。陽。謂。之。皆。我。子。俗。謂。之。

應。漢。指。頭。吾。鄉。呼。為。兼。勾。味。井。而。解。酒。毒。人。家。左。右。

前後有此木音榘鼠梓樹葉木理如楸音亦名苦楸黃

老人髮復黃也考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

養也黃考者一身之福而保艾爾後則福及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三章以前美而後祝四章

以漸而深也輯錄輔氏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

遐不黃考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

壽無疆者頌之辭也頌曰此詩前二章先德而後壽

必之之辭也解頌曰此詩前五章極言壽考之意第

四章先壽而後德故第五言極言壽考之意第

終第四章之意。增釋許氏曰邦家之光則發而有

光華矣又次言民之父母則以其效言也其下

以及於人者言之末則又言保艾其後又非一時也此詩雖各以兩木起興易韻成文而其言亦有叙也

說見魚麗

由儀

說見魚麗

蓼音六彼蕭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叶

反兮燕笑之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輯錄嚴氏曰蕭香蒿也燕也牛羴蒿也漙漙然

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

聲也善声即笑語之善声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

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

示慈惠記注云享以嚴為主故曰訓恭俊也故歌

此詩言蓼彼蕭蕭則零露漙漙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

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露零於

子之心寫於諸侯皆天道之下濟者而語又相應也

故為興夫上下交而志意通則君臣皆遂其樂矣若

此有所疑彼有所畏猜無妨忌安能致此樂乎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

之也

○蓼彼蕭蕭斯零露漙漙如羊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其德不爽叶師壽考不忘

興也此其起興與上章同皆上漙漙露蕃貌龍寵也

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我以為龍我以為光則中心之喜可見矣此與我心

相應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德無差失則長久安寧為

龍為光可保其終以壽考不忘為長
又安寧見秦風終南故傳不重釋
又因以勸戒之也褒美自為龍為光言祝頌自壽考
輯錄解讀曰赤帝金鳥會同有釋則為龍為光矣彼
交匪教彼交匪行則其德不爽矣萬壽無疆萬壽無
期則壽考不忘矣夫諸侯固類天子以為本根天子
亦賴諸侯以為屏蔽苟諸侯之不朝事則王室之卑
亦可知矣故觀其車服之盛衰以之儀之誠而天子
之心得以自慰焉則其以為寵光也一時之虛偽
哉云乎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既見君子孔燕宜弟

宜兄宜弟待禮令德壽豈開改反叶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其豈樂音弟易夫也孔燕音豈

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音昂

公享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秦鍼音懼

選之類秦鍼景公弟也得罪於景公其母曰弗去懼

昭公元年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錄

通釋曰諸侯繼世而立三年喪畢則壽豈壽而且樂

也輯錄濮氏曰其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

宜兄宜弟者又即不爽其德即上章末二句之意而

之本而所以為教國人者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反同既見君子倬音華華冲

冲反和鸞音離雖雖萬福攸同

興也濃濃厚貌倬音華華音華華冲音華冲音華冲音華

餘而重者也輯錄孔氏曰倬華冲冲音華冲音華冲音華

也輯錄韋雅曰雖在式日和在鑣日鸞皆諸侯車馬

也輯錄韋雅曰雖在式日和在鑣日鸞皆諸侯車馬

詩經卷九

之飾也

輯錄集傳於四鐵以為乘車之為在衡則此者軾是車上橫木可憑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馬鳴焉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皆不合節奏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

所同聚也

諸侯之福天子之所賜也車馬如此而中福之所聚乎又以終首章譽處之意三章以前皆用兩句與此則盡一章而興之蓋夢蕭承露之厚正以興諸侯受禍之多也

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

依

以興諸侯受禍之多也

以興諸侯受禍之多也

夢蕭四章章六句

輯錄輔氏曰一章燕笑語多是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增釋許氏曰然天子雖為天下之共戴而其用禮乃與其臣非有大相遠絕之勢蓋遠則疎而近則親疎則離而親則合故天子之禮用十有二而上公之禮用九君臣相去之間特三命爾所以三公坐而論道更相可否堯舜之都俞吁咈虞庭之賡歌君臣之間雍雍和樂而敬愛之心未嘗不存

夢蕭四章章六句

輯錄輔氏曰一章燕笑語多是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增釋許氏曰然天子雖為天下之共戴而其用禮乃與其臣非有大相遠絕之勢蓋遠則疎而近則親疎則離而親則合故天子之禮用十有二而上公之禮用九君臣相去之間特三命爾所以三公坐而論道更相可否堯舜之都俞吁咈虞庭之賡歌君臣之間雍雍和樂而敬愛之心未嘗不存

乎其中三代聖君蓋莫不由是道也觀宴樂羣臣之諸詩可見矣至於夢蕭之詩尤見卑孫樂易直猶賓主相敬喜幸之辭安有一毫自尊陵下之意其曰見君子而我心寫燕笑語是以有譽處固備其謙接之語至曰為龍為光則又其卑孫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孫乃如此而為下首所以承順悅服又當如何邪豈弟之氣象盈於朝廷波於天下其化安得不至於此屋可封哉自秦始皇尚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絕如天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各犯分者愈眾矣

湛湛

直為反露斯匪陽不晞音厭厭於盥夜飲不醉無歸

與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

也夜飲私燕也輯錄孔疏君留而盡燕禮宵則兩階

及庭門皆設大燭焉引此以明有夜飲之禮輯錄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階

階上可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此人為大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

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

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二者皆有久而不厭之意故用其語相呼為興蓋於

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諸侯來朝以早則敬之至天

蕭湛露皆即時物而以露起興釋錄燕禮君

○湛湛露斯在彼萋萋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釋錄燕

宰具官饌于寢東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考成也

何休註曰公之正居也路者大也寢者君也考成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釋錄謝氏曰顯者其心明白

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

足以將之也將扶助也杞棘性堅強承露雖厚而不

令德矣輔氏曰莫不令德言

○其桐其椅於宜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桐梓柔

下垂飲酒之卒不以酒而強則可謂有令儀矣此二

章起興若無義但顯明信實宜為剛德和樂寬易類

乎柔德故前章以杞棘之堅強為興後章以桐梓之

柔美為興蔽氏詩緝云然類似得之至若令德令儀

則互文爾有是德則有是儀矣

淇露四章章四句前二章見觀愛之至肯

春秋傳審武子曰諸侯朝音正於王朝正者謂

也王宴樂音之於是賦淇露釋錄見文曾氏曰

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

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解錄春秋傳云臣待酒以成禮不繼以淫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

句



書